

卷之

二十世纪丁氏有即

# GUANGZHOU QIYI JISHI

郭晓晔 著

# 广州起义

A large, bold red seal impression is placed over a black ink calligraphy of the poem '望岳' by Du Fu. The seal contains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which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red ink. The calligraphy below it is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tyle.

# 革命暴动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革命暴动卷

# 广州起义纪实

郭晓晔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起义纪实 / 郭晓晔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57-5

I . 广… II . 郭… III .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465 号

书 名：广州起义纪实

---

作 者：郭晓晔

责任编辑：钱庆国

装帧设计：王 旭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 — 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27 千字

印 张：9.25

印 数：5001—900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02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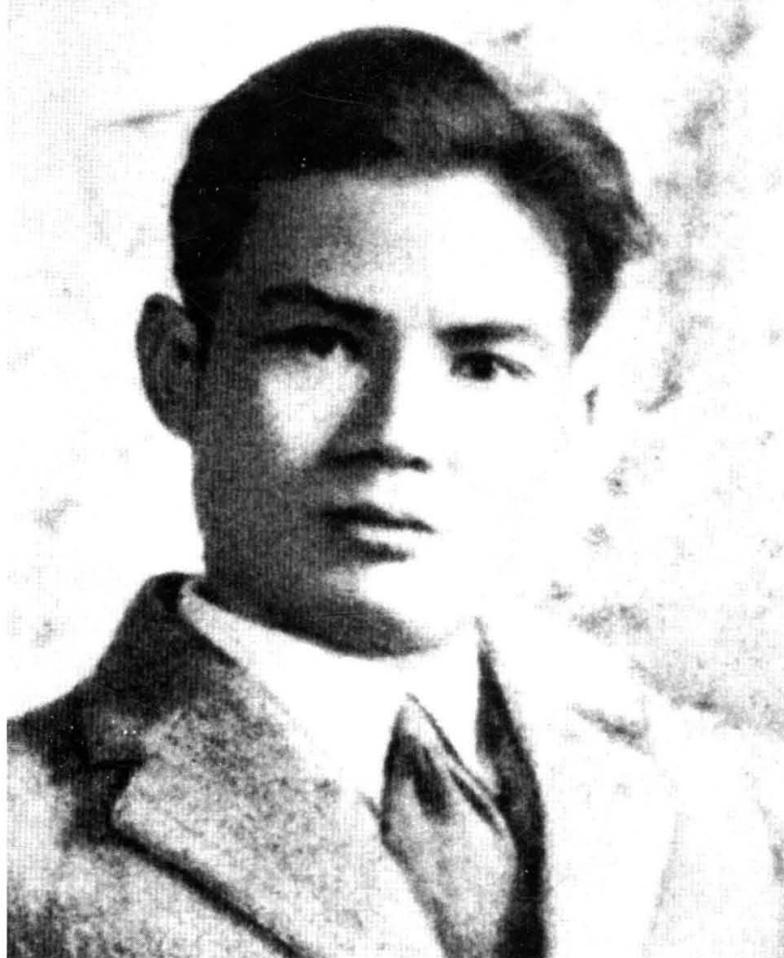
ISBN 7-5033-1457-5/I · 1161

定 价：16.00 元

张太雷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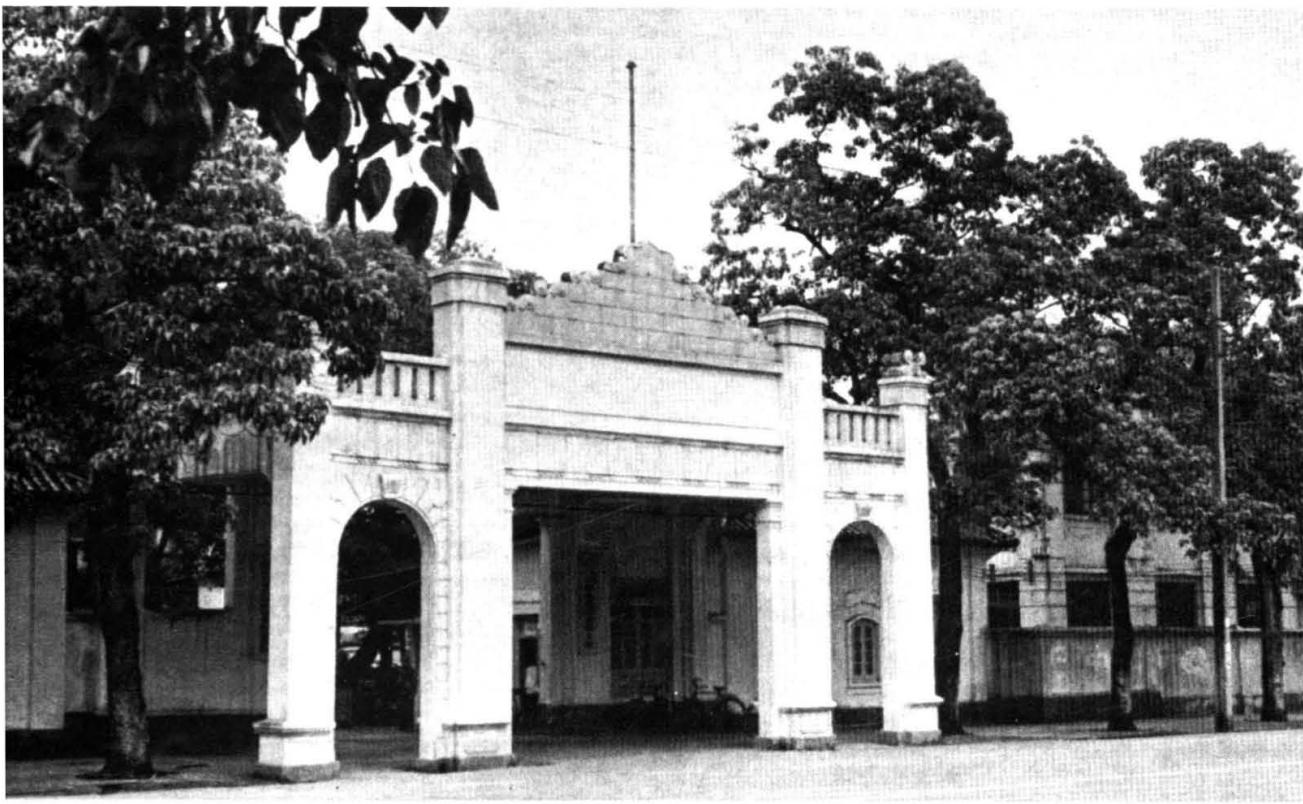
叶挺同志



叶剑英同志



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



广州起义建立起来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



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工人赤卫队捣毁的敌人铁甲车、汽车。



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同志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同志在狱中的合影。



苏维埃政府宣传队的旗帜。

## 目 录

<b>序 幕</b>	1
<b>第一章 炼 狱</b>	9
·天塌下来有人撑着	
·斯大林也不是神	
·两路叛军一灭一逞	
·以恐怖反击恐怖	
·大革命遭到最后一击	
<b>第二章 热 血</b>	47
·吕端大事不糊涂	
·斧头、镰刀和枪杆子	
·拉了弦的手榴弹	
·不是冤家不聚头	
·谁被谁当枪使	
·一个“不顾一切”的会议	
<b>第三章 惊 雷</b>	91
·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	
·五羊城故事之一	
·暴动进入倒计时	
·紧急命令下达之后	

## 目 录

<b>第四章 赤夜</b>	135
·一幅创世纪的图景	
·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激动人心的大围猎	
·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兵力优势与精神优势	
<b>第五章 英雄</b>	182
·五羊城故事之二	
·在炮火中坚持	
·张太雷之死	
·无声的撤退命令	
<b>第六章 悲怆</b>	219
·失败的另一种意义	
·胆怯的胜利	
·剿杀生命的原色	
<b>第七章 远行</b>	249
·五羊城故事之三	
·真理的尴尬	
·走向死亡或者是婚礼	
<b>尾声</b>	282
<b>本书参考资料</b>	286

## 序　幕

共产党人被激怒了。在广州市中心一座楼房三楼的一间小屋里，此时聚集着一群年轻人，他们个个表情严峻，慷慨陈词。张太雷断定是蒋介石在搞鬼。毛泽东提出要用武力坚决予以回击。陈延年举起双手赞同。他们掂量了一番双方的实力：在广州及其附近，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还有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和 10 余万有组织的工人群众。蒋介石实际只把持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凌晨 3 点。

寂静像茶色玻璃一样被狂暴的砸门声打得粉碎。七八个挎着驳壳枪的凶蛮汉子闯进李之龙家，抡起巴掌就抽耳光：“兄弟奉欧阳副校长之命来捉拿你！”李之龙被捆住双手，蒙上眼睛，嘴里还被人用枪管捅进了毛巾。被押解的路上，李之龙暗忖，这难道是黑道搞绑架？途经一个军事机关门前时，觉得情形有些怪异的卫兵走过来盘问。昏黄的灯泡下刷地亮出了蒋介石的手令——谁敢多事！

蒋介石委实是谋林高手。他指使他的把兄弟欧阳格传他的令，让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急调军舰到黄埔。再传他的令，以身为共产党员的李之龙私调中山舰到黄埔图谋不轨为

由逮捕了他。以同样的理由，蒋介石又亲自发布命令，在广州和黄埔实行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拘捕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这就是发生于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中山舰事件。

自从一年前孙中山病故，国民党内的权力和门派之争很快就达到了白热化。当时，孙中山麾下“三杰”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是有根有底强悍有力的人物，他们都有接班的资本，也就都成了靶子。孙中山尸骨未寒，左派领袖廖仲恺就遭暗杀。蒋介石把调门提高了八度：“谁要是背叛孙中山，就一枪毙了他！”利用廖仲恺的死，他拉住汪精卫，借着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把胡汉民扔进了政治酱缸。接着，国民党右派有意联蒋倒汪，正好被蒋介石牵住鼻子，导演了中山舰事件。

事发当晚，周恩来乘车急往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途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时，遭到卫队的乱枪袭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即身亡。热血喷溅到周恩来脸上。周恩来毫不惧缩。他推门跳下汽车，挥手喝道：我是周恩来！谁敢开枪！周恩来怒火中烧，到达卫戍司令部所在地铸币厂后，严辞斥责了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员的行径。

周恩来也赞同以武力回击蒋介石。

然而，这个主张被陈独秀否决了。陈独秀有一个理论，叫“二次革命论”。按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在大革命中只能是帮资产阶级打天下，等到资本主义成了事，无产阶级再为自己打天下。据此，陈独秀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的”，问题不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而是“当退让而没有退

让”。苏联人也不同意以武力回击。苏联驻广州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对陈延年说：左派的力量还不足以同蒋介石对抗。正在广州的苏联视察团团长布勃诺夫怕影响中苏关系，也不赞同。他们谁也不想同蒋介石闹掰。

蒋介石不但有野心，他还是个能驾驭野心的人。他对自己“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的孤悬处境心中十分有数，加上嘴里还嚼着、眼睛还盯着苏联的“草”，便又翻转手来。他说事情的责任只在于李之龙个人，不应牵动大局。同时颇有胸怀地“自请从严处分”，说由于事起仓促，处置的时候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这个呈文的前提，是把李之龙等企图政变指认为事实。

于是，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便被说成是一场“误会”。于是，特意在汪精卫的病床前开了个解除误会的会。汪精卫和苏联顾问一个劲地向蒋介石道歉。蒋介石却像个干了一件不得不干的事而受到委屈的正人君子，拉着脸一声不吭。

又于是，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排除共产党的提案在国民党政治会议上得以通过。本来准备收拾蒋介石的各军头领，也转而大拍他的马屁。季山嘉等人蒋介石不喜欢，只得打道回国。共产党员撤离第一军。不久，鬼使神差似的，国民党右派头目胡汉民和左派领袖汪精卫搭上同一条船，黯然漂泊出境。

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一石双鸟：一是向共产党开了刀，二是气走了汪精卫。国共两党统一战线被罩上了沉重的阴影。

为了篡夺最高权位，蒋介石倾其老本和前程投注了这一次狂赌。蒋介石赌赢了。他成功地把自己规定的角色从“左派”挪到了“右派”的位置上。他又抓住时机，抛出了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尽管有的会给他帮倒忙的 22 封信。他的好运来了，这一年

的4月到7月，他连中三元：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一下子有了三张脸。

干得漂亮，但这只不过是开始。

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了统一，全国工农运动像洪水暴涨。而北洋军阀那些头目也各自忍下一口气，在相互的混战中勾结起来，都腾出一只手打击革命力量。革命志士的头颅又摆上了北洋军阀的祭坛。

蓄势已久的北伐呼啸而起。

5月底，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打响了北伐的前哨战。7月，国民革命军浩浩荡荡出师北伐。靠着民众的支持，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从珠江流域一鼓作气打到长江流域，尽毁吴佩孚和孙传芳主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就当革命军大举“军事北伐”之时，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旨在分裂革命阵营的“政治南伐”。它们向蒋介石抛出了绣球。蒋介石接个正着。他一反原来的主张，在“迁都”问题上向左派发难。

1926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移都武汉，大批机构和人员北迁。蒋介石为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提出把首都改迁他所把持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并称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是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傀儡。武汉方面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分裂行为，撤消了他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削弱和压制他的权力。同时还发起运动，呼吁“大左派”汪精卫回国复职。

然而，这时候的蒋介石已模仿起拿破仑，把两手交叉在腹部，噘起下嘴唇，透出一种自认为是领袖人物才有的深涵与威仪。北伐的巨大胜利使他的声望暴涨，也使他的实力激增。大大

小小的地方军队换个旗号，都归到他的门下；大军阀的门客，反动思想家，买办，流氓，恶棍，纷纷奔忙于他的鞍前马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同他的交易；大买办虞洽卿、荣宗敬、美之命，答应蒋介石到上海后，施巨资助他反共。

他我行我素，摘下了系在脖子上的红布条，向工农运动举起屠刀，从南昌一路杀往南京、上海。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冒死举行第三次起义，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推翻了军阀政权。3月26日，带着屠杀革命工农的血腥气的蒋介石不费一兵一弹便堂而皇之地开进了上海。

帝国主义势力用软硬两手鼓动蒋介石公开反共，蒋介石也早已把共产党视为他实现独裁梦的最大威胁。消灭共产党，挖去心腹之患！他要再做拼死一赌。他忽而是个乞丐，伏在租界的门槛上，讨得帝国主义给予帮忙的承诺和巨额经费。忽而是个身穿八团花绸马褂的帮主，令黄金荣、杜月笙等黑道的大哥们举坛拱手，发誓要为他两肋插刀。齐了，他便周密地调兵换将，清扫上海外围。同时大放烟幕，给上海总工会送去他题写的“共同奋斗”大红缎轴。

死亡的阴影和恐怖气息在大街小巷悄悄蔓延，包裹着丝丝清涼土腥味的炽闷空气预示着大灾大难的来临。革命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头颅就要在钢刀下落地，就要血淋淋地被挂到电线杆子上。

陈独秀在上海湖州会馆的一间厢房里蹙着眉狠劲抽烟。他仍然一厢情愿地抱着自己的幻想，坚持自己的判断。

在国民党左派的千呼万唤下，汪精卫终于从欧洲归来了。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一反常态贴了上来，要汪精卫同他一道清除共产党，一道去南京另立政府。汪精卫是被蒋介石挤轧出国的，此番回国是想恢复最高权位。他是垂钓者，而不是诱饵下的鱼。

汪精卫顾左右而言他：“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蒋介石一伙缠住不放。汪精卫成天陷于唾沫横飞的规劝恳求之中。在一次“清党”会议上，汪精卫与蒋介石一伙发生了争执。老右派吴稚晖竟然扑通一声跪下身子，恳切之情无以复加。汪精卫懵了，急忙绕行退避，吴稚晖用老膝盖跪步追随。汪精卫逃到楼梯上，一个劲地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如此几个来回，汪精卫得巧卖乖。蒋介石倒不含糊，即通电拥护汪精卫，“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霖”。

汪精卫被蒋介石拉住做婊子。陈独秀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个《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为正在喝壮胆酒的刽子手遮护，为蒋介石行将清除共产党、镇压工人的阴谋“辟谣”：

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和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陈独秀滑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泥潭。

事后，陈独秀就陪同汪精卫登上轮船，前往对汪精卫千呼万唤的武汉。

1927年4月12日，一个大分裂、大流血的日子来临了。

凌晨3时，法国租界突然轰响的汽车引擎声震撼了上海全城。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身穿工人纠察队样式的浅蓝色裤褂，从法国租界向各区的工人纠察队猛扑。工人纠察队仓

促抵抗。在蒋介石精心策划下，刚扎进蒋介石怀抱的军阀周凤歧以及白崇禧等人借口“工人内讧”，指挥早已埋伏在四周的部下冲杀出来，袭击总工会，强缴工人的枪械。工人纠察队不及防备，死伤 300 余人，枪械被缴。此后的三天里，警笛吼叫，狼犬狂吠，枪弹嘶鸣，反动军警和流氓打手疯狂捕杀共产党人，镇压奋起抗争的进步民众。工人又有 300 余人被杀，500 余人被捕，5000 余人失踪。是时苍天恸哭，繁华的上海滩血滔滚滚。黄浦江水，为之染赤。

此前的 4 月 11 日深夜，帝国主义军队在租界内外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 1000 余人，交给了蒋介石。

此后的 4 月 15 日，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残杀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

从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一步一步实现了他独裁统治的梦想，同时也彻底完成了他从投机革命到反叛革命的转变。

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了新的拐杖。

4 月 18 日，蒋介石在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典礼。当晚举宴庆祝。蒋介石、胡汉民等人在宴会上致词。他们破口大骂共产党，一个比一个声嘶力竭，后来竟演成了歇斯底里的狂呼乱叫。

4 月 19 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声明。历数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等 12 条罪状，谴责他“力图以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向全国发出通缉令，要把他拿解武汉惩治。

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一个是盘踞在北京的张作霖的旧军阀政权，一个是以南京为中心的蒋介石新军阀政权，一个保持着国共合作的武汉革命政权。

而在狂涛恶浪重重包围之中的武汉，共产党与国民党又一同来到了另一个岔路口。

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

混沌的暗夜像巨大的问号困扰着尚处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像阴险的蒙面杀手，逼杀着尚处在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